

严歌苓
中短篇小说
自选定本

她合着眼，
身体在浓白的水雾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。



天浴

the sent-down girl

严歌苓 著

入浴

the sent-down girl

严歌苓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浴 / 严歌苓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4.7
ISBN 978-7-201-08712-2

I. ①天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484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2插页

字数: 150千字

定价: 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严歌苓

1958年生于上海。作家。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。

曾为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、战地记者。

1988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。获艺术硕士及写作MFA学位。

现旅居柏林。

代表作品

长篇小说

《妈阁是座城》
《补玉山居》
《陆犯焉识》
《金陵十三钗》
《赴宴者》
《寄居者》
《小姨多鹤》
《第九个寡妇》
《雌性的草地》
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
《无出路咖啡馆》
《心理医生在吗》
《扶桑》
《霜降》

中短篇小说自选集

《少女小渔》
《天浴》
《穗子》
《白蛇》

微博：<http://weibo.com/yangeling>

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yangeling>



感谢您选择果麦图书，敬请关注更多严歌苓作品。

最新长篇小说

《老师好美》

经典中短篇小说自选定本

《白蛇》

《天浴》

《穗子》

《少女小渔》

经典长篇小说定本

《寄居者》

《无出路咖啡馆》

《心理医生在吗》

《雌性的草地》

天浴

产品经理 | 陈曦

责任编辑 | 张璐 特约编辑 | 应凡 产品总监 | 赵海萍

出版统筹 | 吴畏 执行统筹 | 何娜

装帧设计 | 董歆昱 封面插画 | 何月婷

内文制作 | 顾利军 特约印制 | 梁拥军

策划人 | 路金波

官方网站 <http://www.guomai.cc>

官方微博 <http://weibo.com/gmguomai>

官方天猫店 <http://guomai.tmall.com>

目 录

001 /	天浴
021 /	扮演者
047 /	审丑
065 /	倒淌河
149 /	少尉之死
175 /	老囚
195 /	爱犬坚韧

The Sent-down Girl /

天浴

云摸到草尖尖。草结穗了，草浪稠起来，一波拱一波的。

文秀坐在坡坡上，看跑下坡的老金。文秀是老金从知青里拣出来学放马的，跟着来到牧点上一看，帐篷只有一顶，她得跟老金搭伙住。场部人事先讲给文秀：对老金只管放心，老金的东西早给下掉了。几十年前这一带兴打冤家，对头那一伙捉住了十八岁的老金，在他腿裆间来了一刀，从此治住了老金的凶猛。跟过老金放马的女知青前后有六七个，没哪个怀过老金的驹子。打冤家那一记剿干净了老金。

文秀仍是仇恨老金。不是老金拣上她，她就伙着几百知青留在奶粉加工厂了。她问过老金为啥抬举她来放马，老金说：“你脸长。”

文秀不是丑人，在成都中学就不是。矮瘦一点，身体像个黄蜂，两手往她腰部一卡，她就两截了，上马下马，老金就张着两手赶上来，说：“来喽！”一手托文秀屁股，一手掀她胳肢窝，把她抱起。文秀觉出老金两只手真心想去做什么。到马

场没多久，几个人在她身上摸过，都是学上马下马的时候。过后文秀自己也悄悄摸一下，好像自己这一来，东西便还了原。场部放露天电影，放映完，发电机一停，不下十个女知青欢叫：“老子日你先人！”那都是被摸了的。几千支手电筒这时一同擦亮，光柱子捅在黑天空里，如同乱竖的干戈。那是男人们得逞了。

跟老金出牧，就没得电影看了。要看就得搂紧老金的腰，同骑一匹马跑二三十里。文秀最不要搂老金的腰，没得电影就没得电影。

坡下是条小浅河，老金把牛皮口袋捺紧在河底，才汲得起水。文秀天天叫身上痒，老金说总有法子给她个澡洗洗。她听见老金边汲水边唱歌，知道是专唱给她听的。老金歌唱得一流，比场部大喇叭里唱得好过两条街去！歌有时像马哭，有时像羊笑，听得文秀打直身体倒在草里，一骨碌顺坡滚下去。她觉得老金是唱他自己的心事和梦。

老金唱着已跑得很跟前了，已嗅得到他一身马气。

老金对她笑笑。他胡子都荒完了，有空他会坐在那里摸着拔着。

她睁开一只眼看他：“哎老金，咋不唱了？”

老金说：“不唱了，要做活路。”

“唱得好要得！”她说。是真话。有时她恨起来：恨跟老金同放马，同住一个帐篷，她就巴望老金死、歌别死。实在不死，她就走；老金别跟她走，光歌跟她走。

“不唱喽。”老金又腼腆地笑了。

文秀讨厌他当门那颗金牙，好好一个笑给它坏了事。不是它老金也不那么凶神恶煞。

老金叫金什么什么，四个字。要有一伙藏人在跟前，你把这名字唤一声，总有十个转头应你。文秀不记它，老金老金，大家方便。老金有四十岁，看着不止。藏族不记生日，搞不好只有三十岁，也搞不好有五十了。老金不像这场子里其他老职工都置几件财产——老金手表也没有，钢笔也没有，家当就是一颗金牙，还是他妈死时留下的。她叫老金一定把它敲下来，一死就敲，别给天葬师敲了去。老金找刀匠镶金牙。刀匠什么都能往刀上镶，也就按镶刀的法子把牙给镶上了。

盛水的牛皮口袋套在马背上，老金轻轻拍着马屁股蛋，马把水驮上了坡。马吃圆的肚子歪到左边又歪到右边，老金跟着步子，两个粗壮的肩头也一下斜这边，一下斜那边。不听老金的故事，哪里也看不出老金比别的男人少什么。尤其老金甩绳子套马的时候，整个人跟着绳悠成一根弧线，马再拉直腿跑，好了得。没见过这方圆几百里的马场哪个男人有这么凶的一手。

老金把两大口袋水倒进才挖的长形坑里。坑浅了点，不然能埋口棺材。坑里垫了黑塑料布，是装马料豆的口袋拆成的。

文秀人朝坡下坐着，头转向老金，看一阵问：“做啥子嘛？”

老金说：“看嘛。”

他一扯衬衫，背上的那块浸了汗，再给太阳烘干，如同一

张贴死的膏药，揭得“咿啦”一声，青烟也冒起了。口袋水倒干，池子里水涨上来。有大半池子。

文秀头也转酸了地看，又问：“做啥子嘛？”

老金说：“莫急嘛。”这是低低的吼。每回上下马，文秀不想老金抱，老金就微露金牙对她这样一吼。它含有与老金庞大的身躯、宽阔的草原脸彻底不对路的娇嗔，还有种牲畜般的温存。

文秀向坡下的马群望着。老金在她近旁坐下，掏出烟叶子，搓了一杆肥大的烟卷，叼到嘴上，一遍一遍点它。文秀听火柴划动，火柴断了。她眯眯眼“活该”地看老金笑。十来根火柴才点着那土炮一样斜出来的烟卷。大太阳里看不见烟头上的火，也看不见什么烟，只见一丝丝影子缭绕在老金脸上。再就是烟臭。随着烟被烧短下去，臭浓上来。

那口池子也升起烟。烟里头，透明的空气变得弯弯曲曲。太阳给黑塑胶吸到水里，水便热了。都不到老金一杆烟工夫。

文秀摸摸水，叫起来：“烫了！”

“洗得了。”老金说。

“你呢？”

老金说：“洗得了。过会就烫得要不得了。”

老金是不洗的。文秀给老金一抱，就晓得这是个从来不洗的人。

“我要脱了哟。”文秀说。

老金说：“脱嘛。”说着把眼瞪着她。

文秀指指山下的马群：“你去打马，那几匹闹麻了。”

老金有点委屈，慢慢地转脸：“我不看你。”

文秀往地下一蹲：“那我不洗了。”

老金不动。她不舍得不洗，她顶喜欢洗。头一个晚上，她舀一小盆水，搁在自己铺前，吹熄了灯，刚解下裤子，就听老金那头的铺草嗦嗦一阵急响。

她骑着那盆水蹲下，小心用毛巾蘸水，尽量不发出声响。老金那边却死静下来，她感到老金耳朵眼里的毛都竖着。

“洗呀？”老金终于说，以一种很体己的声调。

她没理他，索性放开手脚，水声如一伙鸭子下塘。

老金自己解围说：“嘿嘿，你们成都来的女娃儿，不洗过不得。”她是从那一刻开始了对老金的仇恨。第二天她摔摔打打在自己铺边上围了块帆布。

老金背对文秀，仰头看天，说：“云要移过来喽。”

文秀衣服脱得差不多了，说：“你不准转脸啊。”

说着她跨进池子，先让热水激得咝咝直吸气，跟着就舒服地傻笑起来。她跪在池子里，用巴掌大的毛巾往身上掬水。

老金硬是没动，没转脸。他坐的位置低，转脸也不能把文秀看全。文秀还是不放松地盯着他后脑勺，一面开始往身上搓香皂。她在抓香皂之前把手甩干：手上水太多香皂要化掉。是妈教她的。文秀爸是个裁缝，会省顾客的布料，妈嫁给他就没买过布料。

“老金，又唱嘛！”文秀洗得心情好了。

“云遮过来喽。”

老金颈子跟着云从天的一边往另一边拐，很在理地就拐到了文秀这边。他看见她白粉的肩膀上搁着一颗焦黑的小脸。在池里的白身子晃晃着，如同投在水里被水摇乱的白月亮。

文秀尖叫一声：“狗日的老金！”同时将洗污水“哗”地一把朝老金泼去。老金忙把脸转回，身子坐规矩，抹下帽子揩脸上的水。

“眼要烂！”文秀骂道。

“没看到。”

隔一会儿，文秀打算穿了。坡底下跑来两个赶牦牛去屠宰场的男人，都跟老金熟，便叫起来：“老金！老金！蹲在那里做啥子？”

老金大声吼：“不准过来！”

两个男人说：“老金蹲着在尿尿吧？”说着把胯下坐着的牦牛拨个弯子，朝这边上来了。

“不准过来！”他回头凶狠地对文秀说：“穿快当些！”

男人们这时已经发现了抱紧身子蹲在那里的文秀，却仍装着冲老金来。“老金，别个说你蹲着屙尿，跟婆娘一样，今天给我们撞到了……”

老金一把扯过地上的步枪，枪口对两人比着。两人还试着往前，枪就响了。其中一头牦牛腾起空来，掉头往坡下跑，身子朝一侧偏斜，它给打秃一只犄角，平衡和方向感都失了。

给牛甩在地上的那位叫起来：“敢打枪哟——龟儿老

金！”

老金朝枪头上啐一口唾沫，撩起衣襟擦着硝烟的熏染，不吱声，没一点表情，就跟他什么也没干过一样。然后他往枪肚里填了另一颗子弹，对那个还愣着不知前进后退的家伙说：“又来嘛。”

那人忙调转牦牛的头。在牛背上他喊：“老金，你龟儿等着。”

“等着——老子锤子都莫得，怕你个球！”老金大声说，两手用力拍着自己裆部，拍得结实，“噼里啪啦”，裤子上灰尘被拍起一大阵。

文秀笑起来。她觉得老金的无畏是真的——没了那致命的东西，也就没人能致他命了。

到十月这天晚上，文秀跟老金放马整整半年。就是说她毕业了，可以领一个女知青牧马小组去出牧了。她一早醒来，头拱出自己的小营帐问老金：“你说他们今天会不会来接我回场部？”

老金刚进帐篷，臂弯上抱了一堆柴，上面滚一层白霜。

“嗯？”老金说。

“六个月了嘛。说好六个月我就能回场部的！今天刚好一百八十天——我数到过的！”

老金手腕一松，柴都到了地上。他穿一件自己改过的军用皮大衣，两个袖筒给剪掉了，猿人般的长臂打肩处露出来，同时显得灵巧和笨拙。他看着文秀。

“要走哇？”

“要走？”文秀说：“该到我走了喽！”说着她快活地一扭尖溜溜的下巴颏子，头缩进帆布帘。

她开始翻衣服包袱，从两套一模一样的旧套衫里挑出一套，对光看看，看它有多少被火星溅出的眼眼。不行，又去看那一件，也不好多少。叹口气，还是穿上了。系上纱巾，再好好梳个头，不会太邋遢。她走出来，老金已把茶锅里的奶茶烧响了。

文秀打招呼道：“吃了没有？”

“在煮。”老金指一指火上。

他看着收拾打扮过的她，眼跟着她走，手一下一下撇断柴枝。她这时将一块碎成三角形的镜子递到他手上，他忙站起身，替她举着。不用她说，他就跟着她心思将镜子升高降低。

文秀这样子领口打着纱巾，梳着五股辫子等了一个礼拜，场部该来接她那人始终没来。第八天，老金说：“要往别处走走了，大雨把小河给改了，马莫得水喝，人也莫得水喝。”

文秀马上尖声闹起来：“又搬、又搬！场部派人来接我，更找不到了！”她瞪着老金，小圆眼睛鼓起两大泡泪。那意思好像在说：场部人都死绝了，等七天也等不来个人毛，都是你老金的错！

接下去的日子，老金不再提搬迁的事。他每天把马赶远些，去找不太早的草场。文秀不再跟着出牧，天天等在帐篷门

口。一天，她等到一个人。那是个用马车驮货到各个牧点去卖的供销员。他告诉文秀：从半年前，军马场的知青就开始迁返回城了。先走的是家里有靠山的，后走的是在场部人缘好的。女知青走得差不多了，女知青个个都有个好人缘在场部。

文秀听得嘴张在那里。

“你咋个不走？”供销员揭短似的问道，“都走喽，急了老子也不干了，也打回成都喽！”他两个膝盖顶住文秀两个膝盖。

文秀朝他眨巴眨巴眼。供销员显然是个转业军人，一副逛过天下的眼神。这场子里的好交椅都给转业军人坐去了。

“像你这样的，”供销员说，“在场部打些门路不要太容易哟！”他笑着不讲下去了，然后嘴唇就上了文秀的脸、颈子、胸口。供销员在文秀身上揉呀揉，褥单下的铺草也给揉烂了。文秀要回成都，娘老子帮不上她，只有靠她自己打门路。供销员是她要走的头一个门路。

天傍黑老金回来，进帐篷便听到帆布帘里面的草响。帆布下，老金能看见两只底朝天的男人鞋。老金不知他自己以完全不变的姿势已站了一个多小时，直站到帐篷里外全黑透。

供销员趿着鞋走出来，没看见老金，径直朝亮着月光的帐篷门口走去。套着货车的牛醒了盹，供销员爬上车，打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，一路唱地走了。

文秀铺上一丝人声也没有。她还活着，只是死了一样躺着，在黑暗中迟钝地转动眼珠。“老金，老金是你吧？”